



何冀平
1998年，香港廉政公署面向本署工作人員公開選拔一名首席調查主任。經過嚴格的資格審查和層層推薦，有40多人進入了筆試環節。

時年43歲的蔡雙雄參加了這次選拔考試，他25歲就進入廉政公署，承辦過多起大案要案。考試進行得很順利，最後一道題，把他難住了。這道題分值高達20分。題目是：簡述唐太宗李世民，為了保護環境採取了哪些措施，並詳細論述其合理性。蔡雙雄喜歡歷史，對唐朝盛世英主李世民尤為推崇，但是此時，他絞盡腦汁也想不起來李世民在環保方面有過什麼施政措施。交卷的時間快到了，蔡雙雄只好在試卷上寫下了：這道題，我不知道，不會答。

沒有想到的是，考試結果出來，最後的那一道題，蔡雙雄得了滿分。選拔委員會是這樣解釋的：唐太宗時，還沒有環境保護這種說法。綜觀李世民一生，他也沒有為了保護環境採取過任何措施。標準的答案是：不知道。

實事求是是這4個字很簡單，但要做到很難。香港是商業社會，為了生存、得利，每天，每時，每一個在職者，都要面對真和假，上到政府官員，上市公司總裁，下到小辦事

一道考題

員，街市賣菜阿婆，在推銷他們的措施和商品時，講真還是講假，面對的是像蔡雙雄一樣的考題，失望的是，十有七、八做不到，如果一個社會能有一半或更多能做到，試想，那就應該算得上是先進社會了吧。某些人對於說假話，已經成為習慣和套路，張口就來，而聽者受者，明知不實有水分，還是難以分辨，基本都會被假話套住，信之以真，結果輕的損失金錢，重的傾家蕩產。講真話，對個人來說是道德，對政府、企業、職人來說是生命線。講假話可能得益於一時，也許得益一世，但失去的是人格。

不時看到內地嚴打的消息，最讓人不解和心痛的，是身居要職的官員知法犯法。和蔡雙雄同場考試的，不少妙筆生花地列出了李世民的多項環保舉措，洋洋灑灑地論述其科學性與合理性，可是寫得再完美也是零分。原來，這道考題，是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試題庫裏抽出來的，目的就是測試應試者的誠信度。

新冠疫情嚴重打擊經濟，隨之而來的，會有更多不擇手段的貪婪者，為功名利祿說假話，喪失真誠。希望蔡雙雄的試題故事廣為流傳，紅色標識的「廉政公署」，英文縮寫的ICAC，像它的名號和色彩一樣，永遠醒目清晰，保障香港行穩至遠。

新冠疫情迎來一年一度的母親節，正好現在放寬限制，很多家庭都積極去餐廳訂位舉行家庭和朋友的聚會，希望好好慶祝一番。

如果大家記得的話去年聖誕節、今年年初的元旦和春節也是經過長期的限聚令之後，當一放鬆大家就很開心毫無顧慮地聚會，好似「甩繩馬騮」，放鬆了警惕，夜夜笙歌，引發了二三月的大規模Omicron流行，我有些病人一家十幾口吃完團年飯之後無一幸免，有些成個寫字樓Happy Hour之後中招，令到公司沒有人上班，所以今次母親節和端午節大家開心之餘也要吸取上次的教訓，做好保護措施，勤洗手，在公眾場合以及未進食之前交談時仍然戴著口罩會比較好。保持社交距離，未打疫苗的盡快打疫苗，千萬不要樂極生悲。

自從我自己做了母親之後，更了解一個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擔任不同角色的艱難，在職場



◆和母親逛街。作者供圖

做事要平衡工作強度

在我的眼裏，大部分香港人做事都不夠強度。我明白現在的文化是「躺平」，但真的發現很少人做事頻率可以和我一樣！

我不是一直都這樣的。當年牛津剛畢業，我根本是吊兒郎當的年輕人。讀完法律後，我就成為了見習大律師，跟師傅一年。當時是2014年尾。

我的第一位師傅改變了我的一生。這位大律師是30幾歲的年輕人，是行內在他年齡階段最能幹的一位大律師。在行內他是公認的工作狂，而且功夫扎實，很多客戶、很多案件，感覺是個很福爾摩斯的人。當時，我只是想到他的大律師行實習，並沒有想過要跟哪一位大律師。記得到他的大律師行面試那一天，我和幾位大律師一齊在一間大會議室，他坐在一旁一言不發。

後來我才發現，那天他是特意被邀請來旁聽的。原來，當時已經執業了大約7年的他被前輩們要求要開始收徒弟，而他原本一直是拒絕的，但最後覺得盛情難卻，只好一試。但他不希望是個剛畢業的本地大學生，想找個年紀大點的。碰巧我本身不是讀法律出身，學士畢業後讀了法律3年，所以年紀比其他人大了一兩年，他認為比較成熟和適合。再加上我是讀數學出身，傾向於福爾摩斯的他認為可能會比較投契，於是就選擇了我。

可是很快他就後悔了。在我入職的第一天，大律師行的同事們就特意走過來「安慰」我——「兄弟，你要睇住身體。唔好好似佢咁癲，唔好陪佢癲啊！」夠鐘就自己返屋企休息！」

大律師是自僱行業，工作時間不定，我明白的。但是可以有幾癲？

後來我才明白——他是全公司最瘋狂的人。每天早上10點回到辦公室，晚上半夜後才會回家。全日都是看文件和寫意見書，完全沒有什麼私生活，不社交，只喜歡浸淫在他的案件裏面。在上法庭的時候，他完全投入到一種狀態，是忘記了這個世界的存在。他無時無刻都在想如何把自己的事業做得更好。

他禮拜天都會打給我。對我的要求是：「你做得比我慢那不如把你那份也做了。選擇是你的。」

還記得我們作為學徒，最重要的是為師傅做研究報告。每天我都為他研究他提供給我的問題，然後找書、找案例去解答。

第一個月我交的所有報告，他完全看都不看。因為不及格。最後，他只告訴我一句話：「不是做到最滴水不漏的，不要給我。」

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專注做一件事情是要什麼程度的強度。即使在牛津讀過書，我都認為，我從未遇過這種要求強度。

這段回憶讓我至今都記得做事要多麼的努力。以這個角度，我真的認為我遇到的大部分人活得太輕鬆。好了，問題是，要我這樣的程度，人生不會太辛苦嗎？答案是，不會，因為當你習慣後，你看着所收穫的回報時，你會極度為自己自豪。



林作
我在的眼裏，大部分香港人做事都不夠強度。我明白現在的文化是「躺平」，但真的發現很少人做事頻率可以和我一樣！

我不是一直都這樣的。當年牛津剛畢業，我根本是吊兒郎當的年輕人。讀完法律後，我就成為了見習大律師，跟師傅一年。當時是2014年尾。

我的第一位師傅改變了我的一生。這位大律師是30幾歲的年輕人，是行內在他年齡階段最能幹的一位大律師。在行內他是公認的工作狂，而且功夫扎實，很多客戶、很多案件，感覺是個很福爾摩斯的人。當時，我只是想到他的大律師行實習，並沒有想過要跟哪一位大律師。記得到他的大律師行面試那一天，我和幾位大律師一齊在一間大會議室，他坐在一旁一言不發。

後來我才發現，那天他是特意被邀請來旁聽的。原來，當時已經執業了大約7年的他被前輩們要求要開始收徒弟，而他原本一直是拒絕的，但最後覺得盛情難卻，只好一試。但他不希望是個剛畢業的本地大學生，想找個年紀大點的。碰巧我本身不是讀法律出身，學士畢業後讀了法律3年，所以年紀比其他人大了一兩年，他認為比較成熟和適合。再加上我是讀數學出身，傾向於福爾摩斯的他認為可能會比較投契，於是就選擇了我。

可是很快他就後悔了。在我入職的第一天，大律師行的同事們就特意走過來「安慰」我——「兄弟，你要睇住身體。唔好好似佢咁癲，唔好陪佢癲啊！」夠鐘就自己返屋企休息！」

大律師是自僱行業，工作時間不定，我明白的。但是可以有幾癲？

後來我才明白——他是全公司最瘋狂的人。每天早上10點回到辦公室，晚上半夜後才會回家。全日都是看文件和寫意見書，完全沒有什麼私生活，不社交，只喜歡浸淫在他的案件裏面。在上法庭的時候，他完全投入到一種狀態，是忘記了這個世界的存在。他無時無刻都在想如何把自己的事業做得更好。

他禮拜天都會打給我。對我的要求是：「你做得比我慢那不如把你那份也做了。選擇是你的。」

還記得我們作為學徒，最重要的是為師傅做研究報告。每天我都為他研究他提供給我的問題，然後找書、找案例去解答。

第一個月我交的所有報告，他完全看都不看。因為不及格。最後，他只告訴我一句話：「不是做到最滴水不漏的，不要給我。」

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專注做一件事情是要什麼程度的強度。即使在牛津讀過書，我都認為，我從未遇過這種要求強度。

這段回憶讓我至今都記得做事要多麼的努力。以這個角度，我真的認為我遇到的大部分人活得太輕鬆。好了，問題是，要我這樣的程度，人生不會太辛苦嗎？答案是，不會，因為當你習慣後，你看着所收穫的回報時，你會極度為自己自豪。

可是很快他就後悔了。

在我入職的第一天，大律師行的同事們就特意走過來「安慰」我——「兄弟，你要睇住身體。唔好好似佢咁癲，唔好陪佢癲啊！」夠鐘就自己返屋企休息！」

祖國論

此山中
鄧達智

基於人各有志，尊重人家自由，對自以為提高身價，添日本人屁股，戲稱旅遊日本為「返鄉下」還算了。

然而口口聲聲吹捧自己外表儀容禮貌相似75%日本人而自豪；乍聽類同人種之卑躬屈膝言論，簡直大開眼界，暈一暈！

另一邊廂奇觀急不及待重演；追隨英國5+1如意算盤，有鞋挽隻屐走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，猶如飲水冷暖自知。

是苦？是樂？

祝他們獲得夢想中的幸福，一切自己承擔自己受，切莫到埗未幾，英語普通仍處Hello Good Morning Bye Bye水平，竟然無恥地喊英國為「祖國」……

叫其他留港人情何以堪？

喊英國為「祖國」者，竟是內地山谷兒出生，移居來港的華人子弟；無論血緣、外表、思維、身份無半分毫Anglo-Saxon（盎格魯-撒克遜），何得以厚顏無恥到如此地步叫英國做「祖國」，聽聽都叫人毛骨悚然打冷震！

想到我家三姐夫出生於愛爾蘭首都，都柏林。3歲隨父母移居倫敦，弟妹們在英格蘭出生；感謝相對愛爾蘭較富裕的英

日本自動售賣機

發式生活
余宜發

國，感恩英政府給予優質教育，對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心懷敬重；然而家在倫敦，故鄉在都柏林，祖國是愛爾蘭，毫不含糊。不單止，倫敦出生的妹妹成年之後，申請歸化愛爾蘭，重歸父母祖國以正身份。

外表金髮碧眼，口吐名校口音英語，住在倫敦街坊街里大半個世紀，無改：「祖國是曾經貧窮的愛爾蘭。」

這便是氣節、骨氣！

大侄子未讀完幼稚園，才5歲，跟2歲的弟弟隨父母移民加拿大大多倫多。中間回來過香港唸了兩年小學（四年級及五年級），催谷起碼對中文了解的基本程度；除了筆者這位伯父不太常到北美探望，其他主要親戚分布美國、英國及加拿大，就是十分愛惜的祖父母，都經常飛到彼邦探望長住。兄第二人書讀得不差，成長後皆為專業人士，已婚有妻有兒；基本感情、實際因素方方面面無所缺。

缺？離鄉背井，缺乏在家鄉、在祖國的安全感！

侄兒當然不會怪責父母沒有問過他的意願，在他幼歲就帶他移民到加拿大，類似指責也沒有。親子惡劣對質在現實生活、在小說、在電影不斷出現。

侄兒沒有，但他稍有空隙，即便無邊無際思念祖國、記掛故鄉。每次回來，上祖父祖母墳掃墓，久久不忍離去，對於他；眼前人面才是故鄉人，眼前風景才是祖國河山。

(未完，待續)



◆倫敦恒常風景：綿綿細雨。
作者供圖

母親節飯聚不忘防疫

新冠疫情迎來一年一度的母親節，正好現在放寬限制，很多家庭都積極去餐廳訂位舉行家庭和朋友的聚會，希望好好慶祝一番。

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已經不容易，在家庭要照顧父母孩子配偶，總是將自己放在最後的位置。一生中我祖母、外祖母、媽媽、我的恩師這幾位母親言傳身教對我的價值觀、做人的道德觀影響至深，也是我做醫生的楷模。

一個母親最想見到的就是自己的兒女健康成長，走一條正路，同為自己操盡了心的母親慶祝母親節固然是好事，但她們更加想的是常常見到或聽到孩子們的信息，與其一年才為母親慶祝一次節日倒不如常常去同母親傾談、視像，傳一些訊息給她，讓她知道你的近況，平時盡量撥出時間哪怕是同她逛街、喝下午茶、吃些簡單的點心、去些她喜歡去的地方，她們已經很滿足了，她們注重的是精神上的關懷多過物質。特別是經歷過新冠疫情，我們同老人家之間互相牽腸掛肚，只要知道大家健康就是最大的安慰。

所以，好好保護你的老人家和家人就是保護你自己。母親的健康和我們息息相關，祝大家母親節快樂，家庭幸福健康！



◆和母親逛街。作者供圖

童年包裹

百家廊
吳志發

童年時代，摸爬滾打，東溜西竄。我白天像一頭牛犢，蹦達田野；夜晚似一隻野貓，來去無影。

兒時的我最愛捉小魚兒，媽媽親眼目睹我往學校方向去了，途中卻繞道而行偷偷溜到村外撒歡。鄉下農田星羅密布，水溝縱橫交錯，村子周邊的溝溝坎坎，隨時可見我黑不溜秋的瘦小身影，捉小魚扒泥鰌掏塘鰐，整天泥巴垢面，渾身髒兮兮，活脫脫像個野孩子。

一條小河緊貼村子東側靜靜流淌，彎彎曲曲綿延數十里。一年四季流水潺潺，小魚群竄上竄下。每日清晨，阿姨們不約而同聚集在河邊洗衣服，嘰嘰喳喳議論村子裏最近發生的雞毛蒜皮。

小河主要用於全鄉灌溉農作物，相隔千米設置一道木閘門。暑假時節，我和小夥伴們像吃了熊心豹子膽，膽敢把木閘門的木板一塊一塊地卸開，將水流哗啦啦90度扭轉方向，之後我們再去乾涸的下游尋覓魚蝦和泥鰌，肆無忌憚地追逐嬉鬧。此斷流行為常弄得下游洗衣服的阿姨們叫苦連天，她們罵我們是「全世界最無法無天的搗蛋鬼！」

到村頭三叉路口，瞧見一個小弟弟獨自玩耍，五六歲，胖乎乎，小光頭，眼珠子大燈籠似的，兩條鼻涕蟲整齊劃一上下蠕動。「嘿嘿，機會終於來了！」心想。我悄悄走到他跟前，輕聲細語道：「我們捉到一條大魚了，就裝在芋子葉裏面，你想要就送給你，但你要到家時才能打開看！」

抑或幸福來得太忽然，他半信半疑，也要讓我先打開看看。「你不要就算了，我現在就把它放掉，你想要也捉不到！」我邊說邊把他引導至小水溝。「你確定真的不想要嗎？等下再想要就沒機會了！」我擺出胸有成竹的氣勢，故意不斷刺激他，欲擒故縱，

出了一個歪點子。我倆一拍即合，立馬行動，在周邊東跑西顛尋覓新生糞。鄉下不缺牛，但關鍵時刻，路上卻找不到新生糞。就在我們垂頭喪氣即將放棄行動計劃之際，一頭大水牛恰巧路過，在眼前嘩啦啦卸下一大堆半稀半稠的「新鮮貨」。知我者，牛也！我們喜出望外，趕緊收集，然後用芋子葉輕手輕腳包裹起來。我們緊緊拽住口子，提在手中大搖大擺往村中走去。

恰好在石拱橋上遇到了小哥哥雲仔，我箭步迎上，急不可耐地說道：「我們捉到一條大魚了，就裝在芋子葉裏面，你想要就送給你，但你要到家時才能打開看！」

恰好在石拱橋上遇到了小哥哥雲仔，我箭步迎上，急不可耐地說道：「我們捉到一條大魚了，就裝在芋子葉裏面，你想要就送給你，但你要到家時才能打開看！」

恰好在石拱橋上遇到了小哥哥雲仔，我箭步迎上，急不可耐地說道：「我們捉到一條大魚了，就裝在芋子葉裏面，你想要就送給你，但你要到家時才能打開看！」

恰好在石拱橋上遇到了小哥哥雲仔，我箭步迎上，急不可耐地說道：「我們捉到一條大魚了，就裝在芋子葉裏面，你想要就送給你，但你要到家時才能打開看！」

恰好在石拱橋上遇到了小哥哥雲仔，我箭步迎上，急不可耐地說道：「我們捉到一條大魚了，就裝在芋子葉裏面，你想要就送給你，但你要到家時才能打開看！」

恰好在